

《烏程漢簡》簡 333、334 遣冊初探^{*}

陳美蘭

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浙江省湖州市出土一批有字木牘，內容為兩漢時期烏程縣署的文書檔案，以公文及公私書牘為主，另有少量的抄書、醫藥、習字等內容，其中編號333、334兩枚木牘記錄若干隨葬品清單，本文針對二牘提出幾點想法：一、關於二牘的文書性質，據各種現象推斷，兩枚木牘所記載的物品是牘上記錄兩位人物所持有，可定性此為隨葬品清單，但此二牘出於官署遺址，而且自名為「簿」，故推論此二牘可能是烏程縣署存檔記錄。二、簡334同時記錄尺、刀，據漢晉衣物疏習見的記錄推斷，該簿牘的主人「王義任」極可能是女性。三、校釋牘文內容：簡333反1.3「霜絲各一匹」，「霜」字當與「絲」一樣是指布品；又簡333正2.3「先支」，可能相當於漢簡習見的「鮮支」，是一種絲織品名。

關鍵詞：烏程漢簡、遣冊、隨葬物品清單

^{*} 本文初題〈《烏程漢簡》二簿初探〉，發表於「首屆出土文獻語言文字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22年12月17-18日由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修訂後，改題〈《烏程漢簡》簡333、334遣冊初探〉投稿。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文中如有疏失，概由作者自負文責。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8-2410-H-260-023-MY2）補助之部分研究成果，謹此致謝。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Burial Item Lists in “Wucheng Han Documents” Tablets 333 and 334

Chen Mei-l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Abstract

A collection of inscribed wooden tablets has been excavated in Hu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containing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from the Wucheng (烏程) County office during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periods. The collection primarily consists of official documents and private correspondence, supplemented by a smaller quantity of book excerpts, medical references, and calligraphy samples. Notably, Tablets numbered 333 and 334 record various burial item lists. This paper offers several insights regarding these two tablets: (1) Concerning the documentary nature of these tablets, various indicators suggest that the items listed likely belonged to two individuals. This characterization categorizes them as lists of burial items. Given their discovery at an official site and their self-designation as “registers (簿)”, it is hypothesized that these tablets may function as archival records from the Wucheng County office. (2) Tablet 334 documents both a “ruler (尺)” and a “knife (刀)”. Drawing from common records of clothing during the Han and Jin periods, it is highly probable that the owner of this tablet, Wang Yi-ren, was a woman. (3) Textual analysis further clarifies: In Tablet 333, the term “frost silk” likely refers to fabric, similar to the term “silk”. Moreover, the term “Xianzhi (先支)” in Tablet 333 may correspond to a type of silk fabric commonly referenced in Han period documents.

Keyword: Wucheng bamboo slips 、 Qiǎn cè 、 Burial Item List

二〇〇九年三月，浙江湖州傳出漢簡的訊息，在各方努力下，令人翹首企盼的《烏程漢簡》於二〇二二年十月正式出版。這批以木牘為主的材料，計三百四十一枚。湖州古名烏程，木牘為兩漢時期烏程縣署的文書檔案，時代從西漢初文帝時期到東漢末期，內容以公文及公私書牘為主，另有少量的抄書、醫藥、習字等內容，《烏程漢簡》另列「附錄」，收錄內容為遣冊、道教符籙、圖書、文房用具，包括圖文及物品。¹

小文擬討論的對象是《烏程漢簡》簡333、334兩版木牘。以下分別討論此二牘的文書性質、簡334所屬人物性別，最後針對幾處釋文提出一點淺見。

一 簡333、334的文書性質

《烏程漢簡》將簡333、334定性為「遣冊」，此兩枚木牘各有題名：一是簡333：「延光四年十月十三日，王客人所齎持簿（簿）」（墨書），一是簡334：「王義任所齎（齎）持汁（什）物簿（簿）」（朱書）；以下簡稱〈王客人簿〉、〈王義任簿〉。

為便於閱讀，茲先徵引二簿原釋文如下：²

【簡333 | 正面】

| 延光四年十月十三日，王客人所齎持簿（簿）。 | | | | |
|-----------------------|---------------|-------------|---------------|---------|
| 練界一。 | 𦘔（𦘔）上練小由（袖）一。 | 嬰（纓）絮一。 | 都兔被一。 | 作養婢一。 |
| 沫（袜）一。 | 白縑下羣（幫）一。 | 函絮一。 | 黃連錢逢（縫）裏（囊）一。 | 歌婢一人。 |
| 先羣（裙）孺（襦）一 | 縹（縹）先支烝孺（襦）一。 | 面絮一。 | 紅裏（囊）一。 | 雄維（雞）一。 |
| 糸（絲）絮袍二衣。 | 霜袍𦘔（裾）一。 | 繡□、揜各一。 | □裏（囊）一。 | 維（雞）母一。 |
| 次身練褌孺（襦）一。 | 白畫袍一。 | 冒（帽）一。 | 荅（絳）上絲粉裏（囊）一。 | 維（雞）子一。 |
| 柴（紫）畫袴一。 | 紅冰令（領）面一。 | 牽冒（帽）叉（釵）一。 | 違惜一。 | 犬一。 |

¹ 曹錦炎：〈烏程漢簡概述〉，曹錦炎等主編、中國美術學院漢字文化研究所編：《烏程漢簡》（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22年10月），頁1-6。

² 曹錦炎等主編、中國美術學院漢字文化研究所編：《烏程漢簡》，頁352-355。

| | | | | |
|-----------|--------|----------|---------------|--|
| 故青複羣（幫）一。 | 函金一錢重。 | 黃虎文囊（囊）。 | 紅□一。 | |
| 故青小由（袖）一。 | | | 紫□繪桂樹 〔一〕。 | |

【簡333 | 反面】

| | | | | |
|---------|--------|---------|--|--|
| 馬子一。 | 青布一匹。 | 連錢界棺 | | |
| 代人二人。 | 白布兩匹。 | 棺中帝一。 | | |
| 羊一頭。 | 霜絲各一匹。 | 財刀一。 | | |
| 白□一。 | 白縷卅頭。 | 都兔被一。 | | |
| 要帝錢五十。 | 故冒絮一。 | 繪維（雞）兩。 | | |
| 明錢五十。 | 爵一。 | 黃金四兩。 | | |
| 銅邊綰一。 | 明志一。 | | | |
| 襍繒綰（裂）。 | 日、月。 | | | |

【簡334 | 正面】

| | | |
|---------------------|--------|-----------|
| 王義任所齋（齋）持汁（什）物簿（簿）。 | 先羣襦一。 | 故襦下羣一。 |
| | 絮袍二。 | 白□禪裡一。 |
| | 函銖五兜。 | 故青小綬一。 |
| | 白練襪二。 | 故練冒（帽）領一。 |
| | 故青□一。 | 故上禪裡一。 |
| | 絲襦一。 | 新白練□裡一。 |
| | 故組複羣一。 | 新白練袍一。 |
| | 故青複羣一。 | 新青□□。 |

【簡334 | 反面】

| | | |
|--------|-------|---------|
| 霜冰覆面一。 | 首撮二。 | 霜□□一。 |
| 縞巾一。 | 行原囊一。 | 束絲五十束。 |
| 絲冒絮一。 | 紅囊一。 | 襍鋌□□尺刀。 |

| | | |
|----------|--------|-----------|
| 嬰（纓）絮一。 | 霜囊一。 | 庸錢四貫。 |
| 故□絮一。 | 黃丸囊一。 | 要（腰）用錢三百。 |
| 故冒（帽）絮一。 | 履二枚。 | 兩手用錢三百。 |
| 新絲被一。 | 布十八匹。 | 故英一。 |
| 新絲□一。 | 襌繒十五匹。 | 賀袍、□各一。 |
| | | 故絲繡一。 |

關於這兩版簿牘的時代，〈王客人簿〉正面首行有紀年文字：「延光四年十月十三日」，《後漢書·孝安帝紀》記載漢安帝劉祜崩於延光四年（西元125年）三月，安帝之子劉保於同年年底繼位，³此牘所記時間很明確。〈王義任簿〉則未見紀時，該牘題名以隸書，觀各項物品的記錄文字，石連坤先生認為是隸書草寫，⁴此簿首題不具早期隸書的特色，從題記形式與內容書風看來，時代可能與〈王客人簿〉時代接近。

兩種簿牘內容有若干物品或記載方式均為首見，〈王客人簿〉如「牽冒（帽）叉（釵）」、「違惜」、「馬子」、「代人」、「明志」、「日月」等，〈王義任簿〉如「行原囊」、「要（腰）用錢三百」、「兩手用錢三百」等。「牽冒（帽）叉（釵）」之「牽」字有挽引之義，釵則有固髮、裝飾的作用，此物記於「冒（帽）」之後，當是固帽於髮之用，具體形制待考。〈王客人簿〉記「代人二人」，本文認為「代人」或即「偶人」，「偶人」見於馬王堆漢墓M3遺冊「偶（偶）人二人」（簡6）、⁵江陵張家山漢墓M247「吳（偶）人男女七人」、⁶湖北雲夢大墳頭M1「女子禺（偶）人四」⁷等。「錢」經常出現在隨葬品清單，少見具體標示放置部位者，〈周芳命妻潘氏衣物疏〉「故要（腰）【糸】一具，錢七枚」，竇磊先生認為這七枚錢是置於腰系中的，⁸然而〈王義任簿〉不單是腰間有錢，兩手也放錢，古人事死如事生，冥府之行用度無虞，應該是死者親友最

³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孝安帝紀》（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241、〈孝順孝沖孝質帝紀第六〉，頁249。

⁴ 石連坤：〈烏程漢簡書法淺析〉，曹錦炎等主編、中國美術學院漢字文化研究所編：《烏程漢簡》，頁14。

⁵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陸）》（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228。以下引馬王堆遺冊皆引自此書，不另出注。

⁶ 田河：〈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遺冊釋文中存在的幾個問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529>，發表日期：2008年10月21日。

⁷ 湖北省博物館、孝感地區文教局、雲夢縣文化館：〈湖北雲夢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年第9期，圖四四、四五；陳振裕：〈雲夢西漢墓出土木方初釋〉，《文物》1973年第9期，頁37-39。

⁸ 竇磊：《漢晉衣物疏集校及相關問題考察》（武漢：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16年），頁134。

根本的企盼。從形式上看，二簿都將衣物類放在最前面，其他品類寫在後面，與漢晉習見遣冊、衣物疏記錄形式相仿，加上「明錢」、「棺中帝」等字眼，⁹以及使用「故」字繫於品名前——表示生前使用物的記法，將二牘歸類於隨葬物品清單應該是沒問題的。¹⁰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枚木牘是目前出土文字首見以「簿」為名的隨葬清單，¹¹李均明先生在簡牘文書簿籍類列了一項「隨葬器物簿」，即指隨葬物品清單，「俗稱『遣冊』亦稱『從器志』、『衣物疏』等」，¹²烏程漢簡二簿的公布，落實了此類稱名。

新出材料往往能帶來不同的思考，如果這兩版木牘出於墓葬，則《烏程漢簡》將二牘列為「遣冊」毫無懸念，不過據整理者說明，這批木簡是「兩漢時烏程縣署遺留的實物」，¹³再加上這兩枚出於官署的木牘都寫著某人「齎持」簿，與漢晉典型的遣冊、衣物疏形式不同，也許值得再細思二簿的性質。

《說文》：「齎，持遺也。」「齎」字習見古義為送，不煩贅舉，¹⁴如果「齎持」意謂持送，則主語「王客人」、「王義任」是否可能為兩簿器物的持贈者？這牽涉到古書「遣策」與「贈方」的問題，自來學者對此議題爭訟未已，相關研究早已指出，從戰國至魏晉的出土遣冊類文書也可記錄贈贈物品，遣冊與古書所說的「贈方」（助喪賓客所贈物及名字）不易區別，¹⁵上文已提及，二簿所記內容皆有表示生前使用物的字眼：「故」，故物本為死者所擁有，如果「王客人」、「王義任」是死者親屬，則簿中「故」物視為生者為死者所準備比較合理，用持送義不太穩妥。「齎」字在古書也有持有義，「齎持」二字宜視為同義詞，〈孫狗女衣物疏〉有一段尾題說明：「升平十四年九月十四日，晉故大女孫狗女，右條衣物、雜綵，所持皆生時所乘。」¹⁶「所持」的用法與簡333、334

⁹ 「明錢」首見，當與《儀禮·既夕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之「明」義同，指喪葬所用者。「棺中帝」也是首見，不過魏晉衣物疏也有「棺中+物名」的記載，如〈吳應衣物疏〉「故棺中笙一枚」，參江西博物館：〈江西南昌晉墓〉，《考古》1974年第6期，頁375；至於「帝」字何指，待考。

¹⁰ 曹錦炎：〈烏程漢簡概述〉，頁4。

¹¹ 關於漢晉隨葬清單稱自名，可參竇磊：《漢晉衣物疏集校及相關問題考察》，頁1-2；田河：〈出土遣策與古代名物研究〉，《社會科學戰線》2018年第10期，頁130-142。

¹² 李均明、劉國忠、劉光勝、鄔文玲：《當代中國簡帛學研究（1949-200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12月），頁318。

¹³ 曹錦炎：〈烏程漢簡概述〉，頁1。

¹⁴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7月），頁2645。

¹⁵ 此類討論文章不少，如楊華：〈褪、贈、遣——簡牘所見楚地助喪禮制研究〉，《學術月刊》2003年第9期，頁49-59；又收入氏著：《新出簡帛與禮制研究》（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2007年4月），頁159-181。田河：《出土戰國遣冊所記名物分類匯釋》（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6月），頁1-4。田河：〈出土遣策與古代名物研究〉，《社會科學戰線》2018年第10期，頁130-142。

¹⁶ 張俊民：〈甘肅玉門畢家灘出土的衣物疏初探〉，《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七輯）》（長沙：嶽麓書社，

相似，綜上所述，則主語「王客人」、「王義任」理解為死者應該是合理的。不過，這兩枚理應見於墓葬的木牘出現於烏程縣署，更重要的是這兩枚木牘自名為「簿」，我們不排除這兩件隨葬品清單是烏程縣署存檔記錄的可能。至於「王客人」、「王義任」不知何許人也，翻檢《烏程漢簡》內容，獨見於此，姑志之以待來者。

二 簡334〈王義任簿〉所屬死者的性別

《烏程漢簡》兩件簿牘人物雖不可考，但經由內容或可判斷所屬性別，我們認為〈王義任簿〉（簡334）所屬死者極可能是女性，藉以甄辨性別的主要參考依據為尺、刀。作為製衣的重要工具，尺、刀往往成組出現於女性墓主之遺冊、衣物疏，研究者已指出此性別特徵，¹⁷以下略依時代羅列刀、尺並出的記載：

1. 〈凌惠平衣物疏〉：「尺、刀各一」（西漢中晚期／江蘇連雲海州／女性）¹⁸
2. 〈尹灣漢墓 M2衣物疏〉：「骨尺及刀各一」（西漢中晚期／江蘇連雲海州／女性）¹⁹
3. 〈趙阿茲衣物疏〉：「故刀尺一具」（東晉／甘肅高臺駱駝城／女性）²⁰
4. 〈夏侯妙妙衣物疏〉：「故銅刀尺一具」（東晉／甘肅／女性）²¹
5. 〈周芳命妻潘氏衣物疏〉：「故翦刀尺一具」（東晉／湖南長沙／女性）²²
6. 〈桓妙親衣物疏〉：「同（銅）尺、刀各一枚」（東晉／甘肅玉門市／女性）²³
7. 〈武宣王且渠蒙遜夫人彭氏隨葬衣物疏〉：「□剪刀一枚尺自副」（北

2011年3月），頁403。「條」字，前揭釋文作「牒」，核諸原牘，竇磊：《漢晉衣物疏集校及相關問題考察》（頁173）所釋正確，從之。

¹⁷ 趙國伶：《甘肅河西地區十六國時期衣物疏整理與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20年6月），頁53。

¹⁸ 連雲港市博物館：〈江蘇連雲港海州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12年第3期，頁15。

¹⁹ 連雲港市博物館、社科院簡帛研究中心等：《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9月），頁152。以下尹灣漢墓 M2、M6相關資料皆引自此書，不另出注。

²⁰ 寇克紅：〈高臺駱駝城前涼墓葬出土衣物疏考釋〉，《考古與文物》2011年第2期，頁90。

²¹ 白須淨真撰，裴成國譯：〈晉建興五年夏侯妙妙衣物疏初探——古陶文明博物館所藏新資料介紹〉，《西域文史》第八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年），頁96-97。

²² 史樹青：〈晉周芳命妻潘氏衣物疏考釋〉，《考古通訊》1956年第2期，頁95-99。

²³ 張俊民：〈甘肅玉門畢家灘出土的衣物疏初探〉，頁400-407。

朝—北涼承平十六年（458）／女性）²⁴

8. 〈高昌延昌十六年（576）信女某甲隨葬衣物疏〉：「剪刀尺一具」（高昌國／新疆吐魯番／女性）²⁵

9. 〈高昌延昌卅六年（596）某甲隨葬衣物疏〉：「剪刀尺具」（高昌國／新疆吐魯番／一男二女合葬）²⁶

上列九例尺、刀皆備的隨葬品記錄皆屬女性所有，其涵括的時空範圍也相當廣：時間方面，從西漢中晚期到高昌國時代，逾六百年；地域方面，東至江蘇沿海，西至新疆吐魯番。可見尺、刀並見是判別死者為女性的重要尺標，並不因時空限制而有差異。

此外，本簿記有「布十八匹」、「襪繒十五匹」，作為製衣原料，經常出現在女性墓主隨葬清單中，茲以出現具體姓名者為例：刀、尺與布匹並出者，如〈趙阿茲衣物疏〉「錦絹三千九百匹」²⁷、〈夏侯妙妙衣物疏〉「故官（棺）中雜采（綵）百匹」²⁸；文末記有性別標記如「妻」、「大女」者，如〈周芳命妻潘氏衣物疏〉「故襪繒二百」²⁹、〈郭富貴衣物疏〉「故綵雜白百疋」³⁰、〈孫狗女衣物疏〉「故雜綵五百匹」³¹、〈趙宜衣物疏〉「雜采百匹」³²等。因此，本文認為〈王義任簿〉所記死者為女性，應該是可確定的。

²⁴ 柳洪亮：《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烏魯木齊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20-22。

²⁵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二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頁217-218。

²⁶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三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頁66-67。

²⁷ 另有「故刀尺一具」，參例3。

²⁸ 另有「故銅刀尺一具」，參例4。

²⁹ 文末記有標示性別的文字：「公國典衛令荊州長沙郡臨湘縣都鄉吉陽里周芳命妻潘氏」，參李正光：〈文物工作報導——長沙北門桂花園發現晉墓（晉升平五年）〉，《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11期，頁134-135。

³⁰ 文末記有標示性別的文字：「姑臧陰漢妻郭富貴」，參張立東：〈美國麥克林氏藏前涼郭富貴衣物疏〉，《西域研究》2017年第2期，頁85。

³¹ 文末記有標示性別的文字：「晉故大女孫狗女」，參張俊民：〈甘肅玉門畢家灘出土的衣物疏初探〉，頁403。

³² 文末記有標示性別的文字：「晉故大女趙宜」，參張俊民：〈甘肅玉門畢家灘出土的衣物疏初探〉，頁404。

三 釋文校釋零拾

《烏程漢簡》的材料時間跨度相當大，原整理者曹錦炎先生及諸多學者投入研究，提出詳實可靠的釋文，小文謹就閱讀所得，提出一點想法以就教方家。

首先是二簿皆出現的「霜」，曹錦炎先生認為二牘「霜絲」、「霜囊」、「霜冰覆面」等物，「皆指白色如霜的絲織品」。³³「霜」字經常出現於漢晉衣物疏，用以形容絲織布品的顏色，學者對於衣物疏裡的「霜」有兩種讀法：一讀如本字，指如白霜之色；一讀為「緇」，指淺黃色。贊成讀「緇」者，論據是同牘也有「白」表示白色，故「霜」不復為白色義。³⁴無論解為何種顏色，都不適用於〈王客人簿〉（簡333反1.3）的「霜絲各一匹」，從語意上看，「霜」與絲並列，當各為一物，宜指絲織布品，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九十二「尋緇」注引《釋名》云：「緇，素色緇也。」³⁵不過「緇」字也見於同簿牘，與此處「霜（緇）」是否有別，有何區別，不得而知。

其次，〈王客人簿〉（簡333正2.3）有「縹（縹）先支烝孺（襦）一」，「先支」或即漢晉衣物疏習見「鮮支」，鮮字心母元部、先字心母文部，音近可通。此版簿牘有不少同音別字，如「沫（袜）」、「孺（襦）」、「柴（紫）」、「羣（幫）」、「由（袖）」、「虔（裾）」、「令（領）」、「襄（囊）」等，「孺」字兩處寫錯，估計書手的文化水準不甚高，將「鮮支」寫成「先支」的可能的確存在。漢簡「鮮支」多接在衣服之前，或單用，或繫以顏色名：

鮮支單用

1. 鮮支禪衣一，縠（縠）掾（緣）。（長沙馬王堆漢墓 M3：219/396）
2. 鮮支長襦一，素掾（緣）。（長沙馬王堆漢墓 M3：220/397）
3. 鮮支禪衣一。（長沙馬王堆漢墓 M3：407/407）
4. 鮮支單屬六。（南昌海昏侯漢墓木牘「第廿」）³⁶
5. 鮮支單（禪）二領。（尹灣漢墓 M6：1.4.3）
6. 鮮支七匹。（長沙五一廣場：CWJ10：325-1-125）³⁷

³³ 曹錦炎：〈烏程漢簡概述〉，頁5。

³⁴ 詳參竇磊：《漢晉衣物疏集校及相關問題考察》，頁46-47。

³⁵ 〔南朝宋〕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九十二·續高僧傳第七卷》（日本：獅谷白蓮社翻刻本，1737年），頁4。

³⁶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館編：《五色炫曜——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頁189。

鮮支前繫顏色名

7. 青鮮支中單（禪）一領。（尹灣漢墓 M6：1.2.3）
8. 白鮮支單（禪）袴（袴）一。（尹灣漢墓 M6：1.4.1）
9. 縹（縹）鮮支單（禪）諸于一領。（尹灣漢墓 M2：1.2.11）
10. 帛（白）鮮支單（禪）襦一領。（尹灣漢墓 M2：1.2.13）
11. □鮮支綈（綈）二領。（尹灣漢墓 M2：1.3.2）
12. 葱（葱）鮮支一匹，直錢六百。（長沙五一廣場：四三八2010CWJ1③:202-13）³⁸

自來學者對於「鮮支」多有討論，³⁹馬怡先生認為是絲織品名，也作「鮮卮」，鮮支又指梔子，可以當染料，從尹灣漢墓可知作為絲織品的鮮支可染青、白；⁴⁰羅小華先生贊成馬說，並補充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參例12），指出目前鮮支的顏色有青、白、葱（葱）。⁴¹本簿牘作「縹（縹）先支烝襦」，與例9相似，「縹（縹）」也是顏色名，表淡青色，⁴²但「先支」與「襦」之間還綴有一個「烝」字，從相關文例看來，可能是描述「襦」的款式，具體釋讀有待深究。

最後，〈王義任簿〉（簡334反2.5）「黃丸囊」，「丸」字讀為「紈」，漢晉衣物疏習見，學者多讀為「紈」，指素、縐類絲織品。⁴³

³⁷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壹）》（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10月），頁95。

³⁸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12月），頁161。

³⁹ 詳參竇磊：《漢晉衣物疏集校及相關問題考察》，頁45-46。

⁴⁰ 馬怡：〈尹灣漢墓遣策筭記〉，《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頁264-265。

⁴¹ 羅小華：〈五一廣場簡牘所見名物考釋（一）〉，《出土文獻（第十四輯）》（2019年4月），頁344-345。羅先生在文中提到「葱（葱）」亦可列入青色。

⁴² 馬怡：〈西郭寶墓衣物疏所見漢代織物考〉，《簡帛研究二〇〇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10月），頁249。

⁴³ 竇磊：《漢晉衣物疏集校及相關問題考察》，頁12。

參考文獻

古籍

-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南朝宋〕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九十二·續高僧傳第七卷》，日本獅谷白蓮社翻刻本，1737年。

近人著作

- 史樹青：〈晉周芳命妻潘氏衣物疏考釋〉，《考古通訊》1956年第2期，頁95-99。
- 田河：《出土戰國遺冊所記名物分類匯釋》（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6月），頁1-4。
- 田河：〈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遺冊釋文中存在的幾個問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529>，發表日期：2008年10月21日。
- 田河：〈出土遺策與古代名物研究〉，《社會科學戰線》2018年第10期，頁130-142。
- 白須淨真撰，裴成國譯：〈晉建興五年夏侯妙妙衣物疏初探——古陶文明博物館所藏新資料介紹〉，《西域文史》第八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年，頁95-102。
-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館編：《五色炫曜——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
- 江西博物館：〈江西南昌晉墓〉，《考古》1974年第6期，頁373-378。
- 李正光：〈文物工作報導——長沙北門桂花園發現晉墓（晉升平五年）〉，《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11期，頁134-135。
- 李均明、劉國忠、劉光勝、鄔文玲：《當代中國簡帛學研究（1949-200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
- 宗福邦、陳世鐔、蕭海波：《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上海：

中西書局，2015年。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壹）》，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

柳洪亮：《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烏魯木齊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馬 怡：〈尹灣漢墓遣策筭記〉，《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頁259-269。

馬 怡：〈西郭寶墓衣物疏所見漢代織物考〉，《簡帛研究二〇〇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10，頁248-257。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寇克紅：〈高臺駱駝城前涼墓葬出土衣物疏考釋〉，《考古與文物》2011年第2期，頁88-94。

張立東：《美國麥克林氏藏前涼郭富貴衣物疏》，《西域研究》2017年第2期，頁85-97。

張俊民：〈甘肅玉門畢家灘出土的衣物疏初探〉，《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七輯）》，長沙：嶽麓書社，2011年。

曹錦炎等主編、中國美術學院漢字文化研究所編：《烏程漢簡》，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22年。

連雲港市博物館、社科院簡帛研究中心等：《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連雲港市博物館：〈江蘇連雲港海州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12年第3期，頁4-17。

陳振裕：〈雲夢西漢墓出土木方初釋〉，《文物》1973年第9期，頁37-44。

湖北省博物館、孝感地區文教局、雲夢縣文化館：〈湖北雲夢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年第9期，頁23-36。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陸）》，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楊 華：〈褪·贈·遣——簡牘所見楚地助喪禮制研究〉，《學術月刊》2003年第9期，頁49-59；又收入氏著：《新出簡帛與禮制研究》，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4月，頁159-181。

趙國伶：《甘肅河西地區十六國時期衣物疏整理與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20年。

羅小華：〈五一廣場簡牘所見名物考釋（一）〉，《出土文獻（第十四輯）》，2019年4月，頁344-350。

竇 磊：《漢晉衣物疏集校及相關問題考察》，武漢：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16年。